

戴维 著

论 培 研 究 史



CIS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出版传媒



岳麓書社

戴维 著

论 培 研 究 史



CIS
PUBLISHED BY
中南出版社



岳麓書社 · 長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语研究史/戴维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11. 12

ISBN 978-7-80761-756-3

I. ①论... II. ①戴... III. ①《论语》—研究—历史—中国 IV. ①B22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5060 号

LUNYU YANJIUSHI

论语研究史

作 者:戴 维

责任编辑:鄢 蓓 蒋 浩

封面设计:刘 峰 山和水工作室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4.75

字数:340 千字

印数:1—1500

ISBN 978-7-80761-756-3/B·68

定价:28.00 元

承印:长沙宇航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序言

001

吾友戴君，名维，南方之大学者，长年隐居著书，人多不识。余初亦不识，后受聘于湖南大学，寓居碧虚之山，戴君与挚友梓根忽来造访，并赠所著之《春秋学史》与《诗经研究史》。余翻阅若干篇页，不禁肃然起敬。先生夔然独立，学识超迈，时贤少见其比。

“文革”劫余，左风尚炽，斯文坠地，扶起无人。其时戴君甫高中毕业，自购经传，细心研读，长年不辍。日积月累，学问遂成。戴君僻居乡野，淡泊名利，甚少与学界人士交往，亦不参加任何学术会议。所著书印数偏少，传播不广，故学界少有知其人者。

二〇一一年春，是时余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学史》，遂邀戴君襄助，得其欣然应允，余引以为快事也。

三月前，戴君忽告余患肝痞之疾，余颇勉慰之。昨日梓根来，称戴君新著《论语研究史》即将付梓，特索序于余。余乐于从命，随即得戴君短信，称余“赐序，胜过治病良药多多”，余遂以“良药”两字起意，而为之序。

昔赵普自谓“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论语》可治天下，岂非孔门多修半部？非也。儒家讲求“修己治人”，半部《论

语》重在“治人之学”，则另半部《论语》乃为“修己之学”，亦即身心之学。谓予不信，请观《论语》开篇之语：“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所谓“悦”，不谓心悅乎？所谓“乐”，不谓心乐乎？所谓“不愠”，不谓心“不愠”乎？是常人于其时未必皆能“悦”，皆能“乐”，皆能“不愠”，以是知修心养性之重要也。此孔子之语，吾人身心进补之“良药”也。

生老病死，圣人且不能免。《论语》记载：“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诗》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之久矣。’”说者谓：圣人德合神明，吉人天相，不为鬼神所祸病。余谓：天之未丧斯文，疾病其如夫子何？今亦以此语赠戴君。

孟子，善学孔子者也，因有“养气”之说，尝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孟子卒年八十有四，古之长寿者也。

庄子，亦善学孔子者也，其书寓言十九，多以孔子为说，而有“游心”之论，其所作《逍遥游》为后世张载所借鉴，转为“大其心”之说。

枚乘，善学孔子以及诸子百家者也，其所作《七发》，以“要言妙道”说楚太子，太子之病霍然而去。今录其文后段如下：

客曰：“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娟、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恂然汗出，霍然病已。

凡此，皆圣贤之学，吾人终身服膺，将大有益于身心也。

大凡治学之人，当甘心寂寞。治经学尤须如此，故古人云：“皓首穷经。”经学繁难，不能速成，需积年累月细心爬梳，即使有宏观之略、驾驭之才，亦不能架空立论。而经学论文常不免枯燥乏味，非但难写，写出亦难发表。而当今学界，急功近利，学风浮躁，鲜有以此课业者。盖以此课业，短期不见学术成就，则职称待遇皆将延宕，渺渺无期。戴君为民间学者，无处为之评职称，因之少此一种系累，以是能潜心研究，所谓“为学问而学问”。余因谓如戴君其人者，乃真学者也。经学难通，能通一经，已非易事，而戴君以一己之力，完成三部专经学史，余是以谓戴君为大学者。

戴君所采用之研究方法，为传统治经学之方法。所著《论语研究史》约三十六万字，资料翔实，凡有关《论语》学之史料，细大不捐，靡不收录，是故历史上凡于《论语》研究有所建树之经学家，无论大小，皆予其应有之历史地位。虽然作为专经之史，无论谁人所作，皆有改进之余地。然戴君所著之《论语研究史》，乃为一部信史，此余所可断言者也。

姜广辉

序于碧虚山

二〇一一年九月十五日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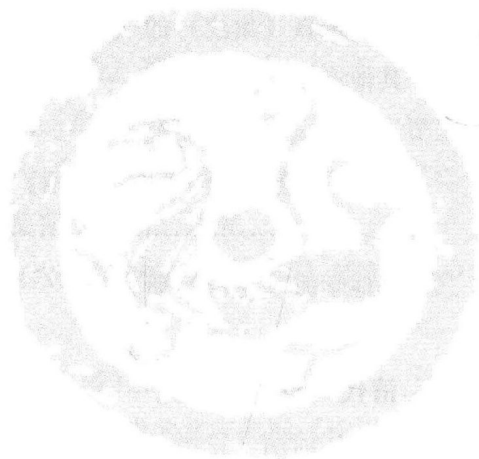
第一章 《论语》概说	001
第一节 《论语》的形成	001
第二节 《论语》基本思想概述	008
第二章 先秦《论语》研究	020
第一节 孟子与《论语》	021
第二节 荀子思想与《论语》的关系	033
第三章 秦汉《论语》研究	043
第一节 《论语》在西汉的文化地位	044
第二节 《论语》学在西汉的传承与发展	049
一、《齐论》系统	052
二、《鲁论》系统	058

三、《古论》系统	064
四、西汉其他《论语》学者	068
第三节 东汉《论语》研究	070
第四节 《论语》之讖纬	089
第四章 魏晋南北朝《论语》研究	094
第一节 以何晏为代表的三国《论语》研究	094
第二节 两晋《论语》研究	112
第三节 王学与郑学之争	136
第四节 以皇侃为代表的南北朝《论语》研究	147
一、南朝主要《论语》学家	150
二、北朝主要《论语》学家	158
三、皇侃《论语》学	161
第五节 《论语》学之玄学化	171
第五章 隋唐《论语》研究	179
第一节 隋代《论语》研究	179
第二节 唐代《论语》研究	190
一、唐代前期《论语》研究	191
二、以韩愈为中心的中晚唐《论语》研究	195
第六章 北宋《论语》研究	210
第一节 以邢昺为代表的北宋前期《论语》研究	212

第二节 北宋后期《论语》学之变古	221
一、以刘敞《七经小传》为标识的《论语》新学	222
二、王安石新经义学派的《论语》研究	224
三、以蜀学为主的元祐党人《论语》研究	233
四、洛学派理学化《论语》研究	242
第三节 北宋《论语》学其他著述	248
第七章 南宋《论语》研究	254
第一节 朱学系统对《论语》的研究	254
第二节 南宋其他学派之《论语》研究	278
第八章 元明《论语》研究	291
第一节 元代《论语》研究	292
一、辅翼朱熹《集注》的《论语》学	293
二、其他流派《论语》学	310
第二节 明代《论语》研究	318
一、《四书大全》统治下的《论语》研究	319
二、其他学派《论语》研究	325
第九章 清代《论语》研究	346
第一节 清代前期《论语》研究	347
一、陆王学派对《论语》的研究	348

二、程朱正统派之《论语》研究	353
三、依汉儒方式的《论语》研究	360
四、异端《论语》研究	371
第二节 清中期《论语》研究	382
一、吴派《论语》研究	382
二、皖派《论语》研究	388
三、扬州学派《论语》研究	395
四、常州学派《论语》研究	407
五、清中期其他学人《论语》研究	416
第三节 清后期《论语》研究	430
一、今文学派对《论语》的研究	431
二、汉学家对《论语》的研究	445
三、刘宝楠诸人《论语》研究	453

后 记	463
-----------	-----



第一章 《论语》概说



第一节 《论语》的形成

古代文献记载《论语》最早最完善的是班固《汉书》，其《艺文志》云：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①

001

也就是说，孔子死后，其门人依据平时各自所记孔子言行进行结集，形成《论语》，如《子罕》篇云：“牢曰：‘子云，吾不诋，故艺。’”明显就残存了当时弟子汇编记载痕迹，这如同释迦灭后，其弟子结集而形成的佛经一样。只是孔门弟子结集的过程已无文献记载，所以后人就只有从《论语》本身入手来分析推论结集的过程，这样也就产生了一系列让人争论不休的问题，如“论语”两字的含义、主要作者、形成版本等等。下面就这三个方面略为论述，以见《论语》的形成过程，以为后面叙述诸儒对《论语》研究作一点铺垫。

^①中华书局 1962 年版第 1717 页。

《论语》名义，言人人殊，上面所引班固之言，最为切近，所谓语为语言，所谓论，即“门人相与辑而论纂”，包括辑与论纂两层意思。刘熙《释名·释典艺》云：“《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将论释作伦，显然是从班固辑而论纂而来，意思还是相同，只是在理性上进一步发展了。再后来陆德明《释文·论语音义》云：“论，如字，纶也，轮也，理也，次也，撰也。”同样是承接班固而发展之。皇侃在《论语集解义疏序》中概括最为全面，皇侃云：“凡通此论字，大判有三途，第一舍字制音，呼之为伦；一舍音依字，而号曰论；一云伦、论二称，义无异也。第一舍字从音为伦，说者乃众，的可见者，不出四家：一云伦者次也，言此书事义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伦者理也，言此书之中蕴含万理也；三云伦者纶也，言此书经纶今古也；四云伦者轮也，言此书义旨周备，圆转无穷，如车之轮也。第二舍音依字为论者，言此书出自门徒，必先详论，人人殚允，然后乃记，记必已论，故曰论也。第三云伦、论无异者，盖是楚夏音殊，南北语异耳，南人呼伦事为论事，北士呼论事为伦事，音字虽不同，而义趣犹一也。侃案三途之说，皆有道理，但南北语异如何，似未详，师说不取，今亦舍之。而从音依字二途，并录以会成一义，何者？今字作论者，明此书之出不专一人，妙通深远，非论不畅；而言作伦者，明此书义含妙理，经纶今古，自首臻末，轮环不穷。依字则证事立文，取音则据理为义，义文两立，理事双该，圆通之教，如或应示……语者，论难答述之谓也……然此语是孔子在时所说，而论是孔子没后方论，论在语后，应曰‘语论’，而今不曰语论而云论语者，其义有二。一则恐后有穿凿之嫌，故以语在论下，急标论在上，示非率尔故也；二则欲现此语非徒然

之说，万代之绳准，所以先论已，以备有圆周之理，理在于事前，故以论居语先也。”^① 不过，“论语”的意思，还要结合其早期单称“论”或单称“语”两者来考察（称“传”、“记”仅是汉代人对经典之泛称，可不论）。近世章太炎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的说法，就是从此入手的，云：“余以书籍得名，实冯（凭）傅竹木而起，以此见言语文字功能不齐。世人以经为常，以传为转，以论为伦，此皆后儒训说，非必睹其本真……论者，古但作仑，比竹成册，各就次第，是之谓仑。箫亦比竹为之，故龠字从仑，引伸则乐者有秩亦曰仑，‘於论鼓钟’是也；言说有序亦曰仑，‘坐而论道’是也。《论语》为师弟问答，乃亦略记旧闻，散为各条，编次成帙，斯曰《仑语》。是故绳线联贯谓之经，簿书记事谓之专，比竹为册谓之仑，各从其质以为之名。”^② 不过，先秦汉代之书，多是比竹木成册，为何单单“比竹成册”以称《论语》呢？章氏之说亦有不可解处。至于许慎《说文》解释“论”与“语”两字，只是就文字学角度来说的，并不是就论语这一特定语词说的，也就不足为据了。

《论语》的编纂者十分复杂，最早在班固《汉志》中只说是孔子门人，包括一传再传甚至三传弟子。而在东汉中晚期，郑玄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已指实到具体的人了，但是这种指实的根据不知为何。而到了唐，后儒通过对《论语》中记载诸弟子事例、对诸弟子的称谓不同等问题的分析，认为出于曾子、闵子门人，如柳宗元《论语辨》从《论语》记载曾子之死以及独尊

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浙江图书馆校刊《章氏丛书》本。

称曾子而不像称其他门人以字，认为编纂《论语》者为曾子门人，“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曾氏之徒也”。柳宗元这种论证方式确实有道理，其结论也接近真实情况，《论语》中没有一个地方对曾参不称曾子的，这与《论语》中称其他人的方式不一样。到宋代以后，随着社会对《论语》的绝对重视，后儒对《论语》编纂者的论证也更加缜密。

《论语》编纂于众人之手，延续的时间也近百年，所以其传承版系非常复杂，版别也多种多样，《汉志》记载的有三个：《古论》二十一篇，《齐论》二十二篇，《鲁论》二十篇。这表明了汉初至少有这三个版系流传，同时也表明了先秦时期（主要指战国）存在这样三个版系，这三个版系并不是汉初才存在或者说才形成的。人们利用《汉志》著录的《论语》版系，仅来论汉代《论语》流传情况，往往忽略了这种著录正反映了先秦时期《论语》版系的复杂性。从以下几点理由也可证明先秦《论语》版系之复杂多样。

一、《论语》成书时间长，参与论纂者众，这样从理论上来看，在其形成过程中必将产生不同的版别，远远不止三种，直至最后才形成三种版系。二、孔子卒后，其弟子星散，有在鲁地弦诵谨守者，有至西河传道解惑者，于是演绎成儒家诸种学派，《韩非子·显学》篇就有所谓儒分为八的记载：“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荀子·非十二子》篇也有“子张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的记载；这诸多儒家，他们恪守的孔子之道不同，而其所抱守的《论语》也应有一定的区别。三、从汉以后流行的《论语》本身来分析，也可推论先秦时期有各版系的《论语》，后人研究《论语》本身，认为前

十篇与后十篇在用词以及人物记事诸方面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最后的五篇《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十分驳杂不纯，这更反映了先秦各《论语》版别在互相融合过程中留下的不相协调的痕迹。再如一些重出的章，如《学而》篇有“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而在《里仁》篇又有“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八佾》篇有“子入太庙，每事问”，《乡党》篇又有“入太庙，每事问”，可见不同弟子记录时略有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版系。

《汉志》著录《古论》二十一篇，小字注云：“出孔子壁中，两《子张》。”这是指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壁得到的用“古文”写的一种《论语》版本，与当时的《鲁论》《齐论》不同，有二十一篇，内容与《鲁论》同，不过将《尧曰》篇分为《尧曰》《子张》两篇，这样就有两篇篇名都叫“子张”的。但是，颜师古注引如淳云：“分《尧曰》篇后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以下为篇，名曰《从政》。”这可能是有见于有两《子张》篇而将后一篇改名曰《从政》。《汉志》著录《齐论》二十二篇，小字注云：“多《问王》《知道》。”这是指比《鲁论》多出两篇。《古论》实际上是一种文物发现，虽何晏《论语集解》说有孔安国为这训解，但当时并不传授流行。西汉晚期元成之世安昌侯张禹以《鲁论》为依据，参以《齐论》为之作训解，号为《张侯论》，《汉志》著录为“鲁《安昌侯说》二十一篇”，张禹当时是汉成帝师傅，门生故吏极多，地位尊崇，所以其说流行颇广。东汉晚期，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以《齐论》《古论》为之作注，这就是后世一直流传的二十篇的《论语》版本。至此，《齐论》《古论》两个版系基本上消亡而融于《鲁论》之中。在这个整合过程中，《齐论》中的

《问王》《知道》这种极明显差异的篇章以及其他细枝末节的差异之处，不知道是怎样处理的，后世流行的《论语》中所谓不相协调的地方是否也是整合过程留下的，这些问题只能随着地下文物的出现以及现代科技水平的发展而逐步弄清。

伯希和赠罗振玉郑玄注《论语》敦煌残卷，可提供一点整合的情况，据王国维的观点，认为郑注是依孔安国古文本，参照《鲁论》而成，并没有依照《齐论》。^①

《汉志》所著录《论语》篇数，实则也只部分地反映了《论语》篇章问题，在西汉前期以及先秦当不止二十篇或二十二篇之数。《论衡·正说》篇云：

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三十篇……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②

则《论语》在先秦或西汉初期至少有三十篇之多，并且各篇文辞亦有正误。

《论语》之名称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并确定，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论语》之名称，最早见于《礼记·坊记》以及《孔子家语·弟子解》中。《礼记》云：“《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③虽说后人怀疑《礼记》以及《孔子家语》后出或出

①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

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四册。

③岳麓书社2001年版下册。

于汉魏人之手，但终究不能定讞。相反，从现在的出土资料看，郭店楚简以及上海博物馆简牍中均有与现传《缁衣》篇极相近者，而《中庸》《坊记》《缁衣》诸篇均为子思子所作，从而可推论《坊记》应该也如同《缁衣》一样属于先秦著述，怀疑出于汉魏人之手显然不确。另外，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也有对《论语》的称谓，云：“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钩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论语》弟子问并次为篇，疑者阙焉。”^①不过，司马迁这段文字还可以作另一种点读，“论言弟子籍”可读成“《论》言弟子籍”或“《论言弟子籍》”，“取《论语》弟子问”又可读成“取《论》语弟子问”或“取《论语弟子问》”，则称名《论语》之说不得定为《史记》中了。但到东汉王充，却有最为明确的说法，《论衡·正说》篇云：“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②则《论语》名称，是武帝时孔安国及其弟子扶卿所定。司马迁曾从孔安国“问故”，孔安国曾对壁中所出古文书（包括《古论》在内）作过整理训释，则上文所引《史记》“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读为“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较合司马迁原意。从文献中来看，除《礼记·坊记》《孔子家语·弟子解》称《论语》外，孔安国时代以前确少见引用《论语》中语句，而称《论语》之名者，如孟子、荀子仅称“孔子曰”之类，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有数处称《论》，如《仁义法》篇云：“躬自厚而薄责于外，此之谓也，且

①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七册第 2226 页。

②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四册第 1598 页。